

關於赫拉克里特哲學的階級性的幾個問題

李 佩 玖

关于赫拉克里特的哲学，虽然大家都同意他的素朴唯物主义和自发辯証法的自然观是进步的，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对赫拉克里特哲学的階級性，学术界还有分歧；并由于对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階級性有不同見解，因而对他的哲学也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有的同志认为他的哲学有强烈的斗争精神^①，“是一种革命的、战斗的、乐观的世界观”^②，而有的同志则认为不仅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反动的，而且当他的辯証法运用于認識社会人生时，他的关于“事物变化的必然性”的思想，也包含着“一种悲觀蒼涼和无可奈何的情調”，他的关于“对立面的轉化”的思想包含一种“消极厌世的人生觀”，也是一种“趋于沒落的貴族的思想感情”^③。由此可見，关于赫拉克里

特哲学的階級性，以及对他的哲学的估价存在着重大分歧。

我认为，在判定赫拉克里特哲学的階級性，并对它作出评价时，首先应当切实地把他的哲学放在他的历史环境中，放在当时的階級斗争及思想斗争的具体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看当时社会各階級的经济地位、利益要求、它們之間的矛盾关系以及互相斗争所采取的形式，具体分析赫拉克里特的哲学究竟反映着那个階級的利益，它对誰有利，对誰不利。其次应当对赫拉克里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进行全面 的分析，并且把 其主要的、本質的方面与次要的、非本質的方面加以区别，避免片面性和表面性。

下面談談我的一些初步看法。

一、赫拉克里特哲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根据文献記載和一些旁証資料，赫拉克里特的生活年代大約是公元前530—470年。他著書立說和从事社会活动的時間在公元前六世紀末和五世紀早期。这一时期，正是整个早期古代希腊階級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它集中的反映在波希战争(公元前500—449年)中。赫拉克里特所生活的小亚細亚希腊城市爱非斯，和其他的小亚細亚希腊的城市所处的地位一样，正是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包括城市手工业者和农民等)反对波斯異族以及它所扶植的貴族奴隶主統治的斗争最激烈、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革命起义的时期，当时

各个階級的情况以及彼此間的关系，簡單說來是这样的：

自公元前六世紀中期，东方的波斯帝国侵入了小亚細亚的希腊，占領了希腊的城邦，

① 何思玄：《古代希腊的偉大哲人——赫拉克里特》。《人民日报》1961年5月7日。

② 文玉：《研究哲学史的一些方法論問題》。《光明日报》1962年1月19日。

③ 張剛、呂虬：《赫拉克里特的社会政治观点》。《光明日报》1963年1月18日。以下所引張剛、呂虬的話，均見該文，不再一一註明。

爱非斯也是其中之一。波斯占领之后，廢除了这些城市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拉攏和支持土地貴族奴隶主和大富豪奴隶主，設置了反动的亲波斯的僭主傀儡政权^①。（在爱非斯設立了柯瑪斯（Comas）和阿森那哥拉斯（Athenagoras）僭主統治，他們的統治可能直到公元前499年爱非斯起义为止^②）。波斯的国王、各省总督以及总督以下的統治头目，对希腊的城邦进行的层层剝削、苛捐杂稅、橫征暴斂是空前的。而卖国求荣的貴族奴隶主統治集团，把它轉嫁于人民，并从中取利，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广大平民民不聊生、工商业奴隶主也遭受到剝削与压迫。此外，由于波斯的西侵和对希腊海上貿易的种种干涉，工商业繁荣的小亚細亚希腊城市失去了黑海沿岸以及北爱琴海地区的殖民地市場，埃及的市場也因波斯征服埃及而丢失，受波斯人所支持的腓尼基又夺去了小亚細亚希腊城市海上貿易的优势，因此，在經濟上小亚細亚希腊城市遭受到严重危机。平民破产了，工商业奴隶主也遭到經濟上的严重打击。在政治上，波斯对已占领的地区建立反动的貴族奴隶主和大富豪奴隶主的統治，对未占领的一些城邦，橫加干涉，鎮压进步的民主改革，支持貴族反动統治和貴族复辟。波斯在希腊城邦进行統治的社会基础是土地貴族奴隶主和大富豪奴隶主，而希腊貴族奴隶主則依靠波斯帝国的軍事、政治以及經濟的威力維護自己的特权利益。平民和工商业奴隶主則受到經濟和政治上剝削与压迫，于是以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为一方、以波斯和希腊貴族奴隶主为一方的斗争是勢所难免的，至公元前六世紀与五世紀之交，希腊城邦反異族压迫和貴族奴隶主的起义斗争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当公元前500年米利都的亚里斯达哥拉斯（Aristagoras）发动起义时，起义的烽火立即遍及小亚細亚希腊各城邦，并會取得胜利，恢复了奴

隶主民主政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民主政权只存在五年（公元前499—494）的时间^③。起义失敗后，波斯又占领了小亚細亚的希腊城邦，重新建立亲波斯的反动統治，直到479年希腊城邦在波希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小亚細亚的希腊城邦才从波斯軀下解放出来，恢复了民主政治。

在这段时期，奴隶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比以前更重要了，奴隶数量也大为增加。奴隶的来源主要仍是战争的掠夺和販卖。就波斯人所占领和經常发动侵略、干涉的地区来说，波斯人的占领和貴族奴隶主的复辟，往往伴随着把希腊的平民变为奴隶，他們或者被掠走变为奴隶，或者使他們象奴隶般的被奴役。因此，奴隶的反抗常常是与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反波斯和貴族奴隶主的斗争相一致的。虽然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以及奴隶之間都有矛盾，但在反波斯和貴族奴隶主的斗争中，在客观上，他們是一致的。当时阶级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反对波斯和貴族奴隶主的斗争上。阶级斗争的規模比太萊士、安那克西曼德和安那克西曼尼的时代要大的多，也激烈的多。赫拉克里特正是处在这样的时代。他一生在那里度过的爱非斯城和整个小亚細亚的希腊城市一样，除了起义胜利时期的五年奴隶主民主政权之外，前后几十年的时间，正遭受着波斯

① 早期古代希腊的僭主統治形形色色，因为各城邦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性質也有所不同。在希腊本土和小亚細亚独立的希腊城邦，一般都帶有反对貴族奴隶主的性質。在波斯所占领的城邦，波斯人所設立的僭主，則是为貴族奴隶主和大富豪奴隶主服务的反民主的統治。

② 參看《劍橋古代史》，1926年英文版第四卷，第94頁。

③ 參看《劍橋古代史》，1962年英文版第四卷，第214—228頁。

和它所扶植的貴族奴隶主的反动統治，并进行着激烈的反抗斗争。

当我们分析他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时，应当和这种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二、赫拉克里特哲学的階級性

波斯人拉攏当地貴族并巩固他們的統治的手段之一，就是支持原有的宗教。波斯王大流士給他們特权，甚至不惜重金为他們修建庙宇，他还曾下令叫他的將軍、臣僕尊重希腊的宗教和庙宇，違者要受处分。希腊原有的統治思想是维护氏族貴族奴隶主利益的傳統宗教。与酒神崇拜^①密切結合在一起的毕达哥拉斯的唯心主义，也是这个时代为貴族奴隶主服务的思想。埃利亚学派的創始人色諾芬尼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充当了貴族奴隶主用来麻醉人民的思想武器。

所有这些傳統宗教、新傳入的波斯的宗教，酒神崇拜、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和色諾芬尼的哲学等，結成了一股巨大的思想逆流，它泛濫着，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强烈地对抗着为民主派服务的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和自发辯証法思想。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階級斗争的新局面，当时哲学战线上两軍对垒的新形势是：一方面是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和自发辯証法思想，另一方面是各种宗教迷信，毕达哥拉斯和色諾芬尼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斗争提出了尖銳的問題：是主宰一切、降禍賜福的神統治着世界呢，抑或是世界是物質的，物質世界按其自身的規律存在着、变化着？世界万物以及人們的社会地位、道德觀念是永恒不变呢，抑或是万物皆变、包括人們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觀念也是变化的？人們应当俯首貼耳听从神的宰制、向神祈福避难呢，抑或是应当認識自然、听从自然、拋棄一切宗教迷信？对这些問題的任何回答，都不得不表現着确定的階級立場。因为这些問題在它的具体形式下和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激烈的階級斗争密切联系着，与当

时的各个階級利益休戚相关着。赫拉克里特虽然有他的階級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他坚决的站在米利都学派的一边，捍卫了唯物主义和自发辯証法路綫，和各种宗教迷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大大地推进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辯証法思想，在早期古代希腊达到了最高峯。他的哲学不仅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和階級斗争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他坚决反对当时的一切宗教迷信和毕达哥拉斯以及色諾芬尼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对当时思想战线提出的問題作了无神論和唯物主义的辯証法的回答。他否认有在物質之外超越物質世界之上的神，他认为从荷馬和赫西俄德流傳下来的神祇是不存在的，他們对世界的解釋是錯誤的。他斥責荷馬，应当把他“从賽会中逐出，并且力以鞭笞”（D42）^②，认为他不認識事物，因为“他說‘要从神間和人間消灭斗争！他沒有

① 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由色雷斯流傳入希腊。它是一种神祕主义宗教，崇拜酒神，相信輪迴学說，認為人生仅仅是“过客”，認為通过神祕主义的“入神”、“淨化”才能使灵魂超脫輪迴轉生，才能达到和神一样永远幸福的境地。毕达哥拉斯相信酒神，并把他的唯心主义和这种神祕主义的宗教結合起，反对米利都学派。他的和酒神崇拜相結合的唯心主义和他的“和諧論”，是反动貴族奴隶主的思想工具。酒神崇拜在他那里也成了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

② 《赫拉克里特殘篇》。見《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1957年版。以下凡引赫拉克里特的殘篇而未加註釋者，均見此書。

看到他是为宇宙的毁灭而祈祷；因为，如果他的祈祷被听允的话，万物就要死亡”^③。赫拉克里特认为，赫西俄德不配作人的教师，因为他“不知日和夜”（D57）。在赫拉克里特看来毕达哥拉斯虽勤于研究学问，但他堆积知识，便当作自己的智慧，其实不过是“博闻强记，矫揉造作”而已（D129）。包括克塞诺芬尼在内，他们这些人虽然博学，但确不能算是有智慧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认识世界，不能说明世界，而散布了宗教和唯心主义的谬论。赫拉克里特在反对以上所有的谬论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继承米利都学派，认定世界是物质的，并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在变化着，既不是神所创造，也不受神所支配。他的名言“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的熄灭”（D30）。“一切都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D80），他认为必然性就是“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D1），“逻各斯”也是人人应当遵守、片刻不能离的东西（D2，D72）。赫拉克里特以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物质世界具有客观规律性的思想，坚决地反对了贵族奴隶主的宗教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推翻了神的统治，反映了民主派的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的反抗斗争，并对这一斗争作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

赫拉克里特提出了一个和贵族奴隶主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相反的世界观。他否认世界万物、包括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观念永恒不变的思想。他认为万物皆变，无物常住。他说：“我们走下而又不走下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D49a）等。他的关于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的思想，不仅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分裂为对立阶级的事实，

而且动摇和打击了贵族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思想基础，反映了被压迫的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推翻贵族统治，要求变革现实的愿望。因为他不仅仅说：“一切都为对立的过程所宰制”，没有斗争事物就要消亡（B43），他也不仅仅指出了斗争的普遍性，“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D53）。而且更重要的是肯定了斗争的正义性，歌颂那些为战争而死的英雄，他说“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Dike, δικη）就是斗争，一切都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D80），“神和人都崇敬战争中阵亡的人”（D21），“更伟大的死获得更伟大的奖赏”（D25）。在当时反波斯侵略和贵族统治斗争激烈的时期，赫拉克里特的这种强调斗争的正义性，歌颂为正义战争而牺牲的战士，是和当时民主派的反抗斗争相一致的，是当时希腊人民要从波斯和贵族奴隶主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反映。这和那强调万有秩序不变的宗教思想和色诺芬尼的形而上学不动论的思想，以及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论”思想是正相对立的。还有一点，也应当提到，在早期古代希腊，正义（Dike）的观念是由宗教思想因袭下来的，在贵族奴隶主实行统治之后，正义，变成了要遵守一定的尺度，违者要受正义女神（Dike）的处罚的观念。^④而赫拉克里特把它和斗争联系起来，认为“正义（Dike）就是斗争”，这是对贵族奴隶主道德观念的具体挑战和打击。

③ 柏奈特：《早期希腊哲学》，1945年英文第四版，第136页（§43）。

④ 参看柯尔克：《赫拉克里特宇宙观残篇》，剑桥1954年英文版，第238页；汤姆逊：《古代哲学家》，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60—261页。此处的（司法女神）达克，即 Dike，希腊原文为 δικη，按音译应译为狄克，按意译应为正义女神（The goddess of justice）。

既然没有任何在物质世界之外、超乎万物之上、主宰人类命运、赐人祸福的神，因此，赫拉克里特强烈地反对各种神灵崇拜，揭露其愚妄无知，指责那些宗教狂热者是无耻的。他指出向神献祭赎罪是无用的，说这些人不过疯子。他说：“人们用为祭神而宰杀的牺牲的血涂在身上来使自己纯洁是徒然的，这正象一个人掉进污泥坑却想用污泥来洗净自己一样，任何人见到别人这样作，都会把他当作疯子看待”（D5）。他指责些向神所献祭的人说“他们向听不见的神象所献，好象它们听得见似的；它们是不会回報，而且也不能提出任何要求的”（D128）。他反对宗教迷信，号召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按照自然行事，“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D112）。他提出了与宗教迷信要人听从神谕，服从神定的命运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人们应当遵从支配万物的通各斯（规律）。贵族奴隶主因爱氏族社会的神话，并把它变为服务于自己的工具，强调每一氏族均有一个神祇是它的祖先和守护神，而赫拉克里特提出了和它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人并没有什么守护神，他说“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D119）。他的“获得好名誉的捷径是作好人”（D135）的观点也是和贵族奴隶主的按氏族门第来区分人的优劣的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这些思想都反映了反对贵族奴隶主专横统治的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的反抗情绪。

总之：当我们把赫拉克里特的哲学和他的这些伦理观点，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具体条件下进行分析，赫拉克里特哲学的阶级性是十分清楚的，他的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是明显的，其反抗精神斗争情绪应当说是强烈的，在早期古希腊哲学家中，除他之外，还找不到象他那样激烈抨击宗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第二个人。据柏拉

图和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赫拉克里特有一些信徒，有许多解释和注解他的著作的人。可见他的哲学对当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此，他的哲学不仅对以后的哲学发展作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当时也起了打击宗教迷信，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现实作用。因此，不论从历史的分析和它在当时所起的实际作用，赫拉克里特的哲学都是进步的，它反映了历史进步的要求。

夸大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把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描写成现代的样子是錯誤的。赫拉克里特直观地认识到了某些辩证法，素朴地描绘了一幅万物不居，一切皆变，一切都为对立的过程所宰制，一切都通过斗争而产生的物质世界的图画。但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对他来说，还是模糊的，特别是对精神、意识这样复杂的问题，他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的。他也还未完全摆脱当时的宗教观念的影响，他保留了神，灵魂、来世、甚至来世审判等等混乱思想。但是，从本质上看，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不同于宗教的。他的整个思想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他所说的最智慧的神、灵魂以及执行来世审判的雷霆和在地狱里嗅着的灵魂，仍然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原初物质——火的各种变化。因此不能把他所说的神和贵族奴隶主所维护的宗教迷信中的神等同起来。张刚、吕虹同志认为赫拉克里特的万物皆变和对立面的转变的思想中有“悲观苍凉……”的情调，是一种“消极厌世的人生观”，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赫拉克里特在自然观上有循环论的思想倾向，在社会历史观上也没有发展的观念，这是事实。这是由于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当时刚刚有最初的历史著作，如赫卡太的作品）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阶级局限。但我们也没有根据说他有悲观厌世的思想。张刚、吕虹同志把 D16 “人怎能躲得过那永远不息

的东西呢？”說成是貴族奴隶主在事物变化的必然性面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调。但根据D16的出处的上下文，和他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看，这条残篇的含意是指人们所作所为终究会被发现^①，而不是指人对着客观必然性的恐惧，这与他劝戒人们注意行为的思想有关，而不是厌世悲观思想。从D80和D53中，我们倒是看到了赫拉克里特强调了斗争，并认为通过斗争，事物可以转化。赫拉克里特的这种思想是和張剛、吕虹同志对D16的解释相矛盾的。

D16和張剛、吕虹同志所引的D20，也都不能解释为貴族奴隶主在人皆有死的命运面前所发出的“悲观苍凉和无可奈何的情调”。上边已说过D16也并不包含人对死的恐惧或悲观思想。D20“当他们诞生的时候，他们就期待着活下去，并且期待着死去或安息，他们遗留下子女，子女也是要死去的”。我认为这条残篇，也不一定有消极厌世的人生观。如果把他认为万物皆是变化的，“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B81，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7页）的思想和D20联系起来，赫拉克里特在D20和在别处一样，

只是以人的生死为例证来说明他的万物皆变的思想。或者说赫拉克里特在这里只是指出了人皆有死这一事实。这种理解是较为平实的，而不宜于解释为他对人生的悲观和对死的无可奈何，因为他虽说了人“期待着死去或安息”，但也说了“期待着活下去”，从文字上得不出消极厌世的人生观的结论。更重要的，我们在他的思想里倒看到他对于来世既无恐惧，又无希求的思想，他说“人死后所遭遇到的事，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也不是人们所想象的。”（D27）这种思想正和伊壁鸠鲁的“死对我们无干”的无神论思想相一致。D29条中所说的最优秀的人“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也无追求来世光荣的或等待一死的含义。从他强调认识“遍各斯”是最重要、最智慧的，以及他轻视庸众之师和轻蔑人民群众的思想看，D29中所谓“宁取永恒的光荣”的最优秀的人，是指认识遍各斯从而配称得上最智慧的人，因为只有他才能取得宙斯的称号（D32）。因此在D29中有夸大少数认识“遍各斯”的人的错误，而没有“悲观情调”。

三、关于赫拉克里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赫拉克里特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反动的、是貴族奴隶主的思想，其主要根据有两方面：（1）他对当时的政治和爱非斯人的态度；（2）他对法律的看法。对这两个方面下面分别谈一些粗浅看法。

（1）赫拉克里特对当时的政治和爱非斯人的态度。据记载，赫拉克里特放弃了继承那虚有其名的“王位”，隐居在山林和庙宇里^②。他对当时的政治非常不满，嘲笑当时的政治是儿戏，他拒绝给爱非斯城立法，因为在他看来，其城邦早已风俗陵夷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4—15页）。普洛塔克

也记载说：“他的家乡人曾请求他参加公共

① 参看柯尔克：《赫拉克里特宇宙观残篇》，剑桥1954年英文版，第362—365页。

② 据说赫拉克里特是爱非斯的建立者安德罗克拉斯的后裔，自安德罗克拉斯建立爱非斯城以后安德罗克拉斯家族成了爱非斯的王室，但其王权于公元前7世纪末已被推翻，以后所谓“王”不过仅具有掌管祭祀等特权。按家室赫拉克里特有继承这个“王位”，但他把它让给了他的兄弟，参看柯尔克：《赫拉克里特宇宙论残篇》剑桥1954年英文版，第4页和第8页，《大英百科全书》爱非斯条。

事务的管理，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不赞成他们的宪法，法律和国家机关”。（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296页）。引起他对当时政治不满的更突出的事件是爱非斯人驱逐了他的朋友赫尔谟多罗。为此赫拉克里特咒骂爱非斯成年人都应当吊死，因为他们驱逐了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D121）。很多人把赫拉克里特所反对的爱非斯的政治，当作是民主派的政治，把他所斥责的爱非斯人当作是革命的人民群众，把他所不满的法律和政府当作是民主派的法律和政府。我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

就目前所知道的爱非斯的政治演变情况，很难使人相信这些论断是有根据的。上面已谈到，爱非斯城自公元前546年被波斯占领以后，波斯人在此建立了亲波斯的贵族奴隶主僭主统治，此后奴隶主民主政权只有在起义胜利时期（499—494年）存在了五年的时间，以后又被波斯占领，重新建立起反动统治，而从现有资料看，赫拉克里特是一直反对当时的政治、风俗、法律、和政府的，因此我们怎么能够断定他所反对的恰恰都是这五年的民主派的政治、风俗、法律和政府呢？怎么能说他所谴责的爱非斯人就是爱非斯的革命群众呢？何况爱非斯的反动势力和小亚细亚其他希腊城邦相比是较为强大的，爱非斯城既是在反波斯的起义斗争时期，也不象米利都等城市那样坚决^①。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怎能把他所反对的矛头都归之于民主派的政治、法律和与贵族奴隶主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呢？如果考虑到，他与为当时统治者服务的宗教迷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动思潮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况，以及前面所谈过的他的整个哲学思想，认为他所反对的是波斯异族和贵族奴隶主的统治，更恰当一些。关于这一点，在他的残篇也还可以找到佐证，例如，他认为幸福不在于肉体的快感（D4），又说“可能你们不缺乏钱财，爱非

斯人啊，这可就使你们在放荡了”（D125a）。当时能享受“肉体快感”，“不缺乏钱财”的人主要是波斯人及其扶持的贵族奴隶主，而工商业奴隶主特别是平民在被剥削与压迫下是不能享受这种生活的，所以他对豪华生活的谴责正反映他对反动统治者的不满。把这些情况作全面考察，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是不能象张刚、吕虹同志那样，把赫拉克里特对当时的政治、法律、风俗的不满都肯定是站在贵族立场反对民主派的政府和法律以及革命群众的。对这些问题保持慎重的态度，作某些保留，是较为恰当的。但如果一定要作出暂时的结论，我认为他所反对的是波斯和它的傀儡贵族奴隶主统治者阶级以及他们的政府、法律和风俗，而不是革命的群众和他们的为期五年的民主政权。关于赫尔谟多罗被逐的事，也是如此。D121中说赫尔谟多罗是最优秀的人，原文是“最有用的人”或“最好的人”（ὀνήσιμος）而不是贵族（ἀριστος），因此从文字上不能肯定赫拉克里特所同情的是个贵族。其次赫尔谟多罗是被谁驱逐的？在什么时候被驱逐的？也还没有历史事实的根据可以供我们作出切实的

① 例如，公元前499年起义胜利之后，波斯于公元前495年重整旗鼓准备向希腊城邦进行反攻的时候，米利都等城邦发动希腊城邦进行抵抗，而爱非斯却抑制一些小城邦参加，结果它们只出了为数不多的43只船只。又例如在波希战争后期，波斯王薛西斯在普拉战役（公元前479年）败北返回波斯时，他毁了其他希腊城邦的庙宇，但却拜谒了爱非斯的亚尔提米斯（Artemis）神庙，并把他的子女留在爱非斯，以保安全。这些均说明既是在起义胜利时期，爱非斯的亲波斯的反动势力仍是较强的。参看《剑桥古代史》第四卷，第226页，《大英百科全书》爱非斯条。

回答。一般傳統的说法都把他說成是貴族，其根据是由于先假定了赫拉克里特是貴族，而赫拉克里特同情他，所以他也应当是貴族，进一步的結論就是，他的被逐是被革命的羣众所驅逐的。如果赫拉克里特的貴族立場的前提取消，赫尔谟多罗被革命羣众所驅逐的結論就站不住脚了，赫拉克里特所咒罵的那些应当吊死的愛非斯人，也不一定是革命羣众了。反过来，也可以設想赫尔谟多罗是波斯所扶植的貴族奴隶主驅逐出去的。因为据說他以后到了羅馬，参加过羅馬十二銅表法的制訂工作，而羅馬的十二銅表法和梭倫法典有些相近，由此可以看到赫尔谟多罗倒是和波斯人占領愛非斯的前夕、曾以民选官的身分在愛非斯执政五年的亚里斯塔卡斯的民主精神趋于一致了^①，因此設想他是被波斯和貴族奴隶主所驅逐的，也不无根据。再說波斯占領愛非斯之后，他所立的僭主也曾驅逐过当地的詩人，由此看来，說赫尔谟多罗是波斯统治者和貴族奴隶主所驅逐的，也是可以說得通的。总而言之，象張剛、吕虹同志和其他一些人，从赫拉克里特的政治态度方面，肯定赫拉克里特是貴族立場，其根据是不足的。

在赫拉克里特对愛非斯人的态度方面，前边已經說过，他在政治上的不滿，他在倫理道德上对人們的譴責，其对象并不是人民羣众，而是波斯和它所扶植的貴族奴隶主，至于他对人民羣众的态度，我认为除了譴責他們迷信宗教之外，赫拉克里特主要是指責他們以庸众为师（D104），不留心观察事物（D72），对事物不加思考（D17）等等；总之指責他們不認識“邏各斯”。这些指責与他反对宗教联系起来看，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表現了他的反人民的一方面，因为他輕視羣众，把少数优秀的人与大多数人民羣众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能認識“邏各斯”。这种把个人与人民羣众对立

起来的思想，无疑地不仅在今天是反动的，反人民的，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反动的。因为無論是小亞細亞希腊城邦反对波斯和貴族奴隶主的起義斗争，或是其他城市的民主派反对貴族奴隶主的斗争，均是由于广大平民的参加和支持才取得了胜利。赫拉克里特輕視羣众的思想，对当时的实际阶级斗争只能起消滅、反动的作用。这是奴隶主剝削阶级的本性的表現，特别是出身“王室”后裔的赫拉克里特远离羣众的表現。但是我們不能以此得出結論，說赫拉克里特在政治上是貴族立場。赫拉克里特对少数最优秀的人和多数庸众的划分，不是政治上貴族派和民主派的划分，因为既是民主派的奴隶主，他們也是卑視人民羣众，把他們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优秀人，再者，在赫拉克里特那里“最优秀的人”和“庸众”的區別也常常指的是是否認識“邏各斯”的分別。D49“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人（ἀριστος——貴族），在我看起就低得上一万人。”这里的 ἀριστος 并不一定是专指貴族奴隶主而言的，而主要是指那些能够認識“邏各斯”的最智慧的人而言的。^②

（2）赫拉克里特对法律的看法。

关于赫拉克里特对法律的看法，大家一致同意他是主張保卫法律的，但他所保卫的是什么法律，意見分歧很尖銳。一些人认为他所保卫的是奴隶主民主派的法律，一些人

① 雅典人亚里斯塔卡斯（Aristarchus）曾做效梭倫法典在愛非斯城立法。参看《劍橋古代史》第四卷，第94頁，《大英百科全書》愛非斯条。

② 在赫拉克里特殘篇中 ἀριστος 的用处很多，一般說来，是最好的、最优秀的意思，并非指貴族，或并非专指貴族而言。例如 D118 中“干燥的光輝是最智慧、最优秀的灵魂”的“最优秀的”也是同一个字——ἀριστή。参看英文版《希波格拉底第四卷和赫拉克里特》里布古典叢書第492—493頁，LXXIV。

认为他所保卫的是贵族奴隶主的法律。張剛、呂虻同志主張后边一种意見，其根据是对D33和D114的解釋。他們的解釋也是值得討論的。

D33 “法律也就是服从一个唯一的人的意志”。張剛、呂虻同志把“唯一的人”解釋为赫拉克里特“捧上了天的‘最优秀的人’（即贵族）”。这种解釋不見得有确实的根据。上面已經說过，赫拉克里特所用的“最优秀的”一詞并不是贵族的专称。而且更不能把D33中的“唯一的人”和贵族联系起来①。我觉得赫拉克里特的D33所包含的，一方面是揭露了早期古代希腊立法的表面情况，因为当时的立法，在形式上，大多是請某个所謂智者（或称賢者）为城邦立法；另一方面是劝告人們应当听从有智慧的人（即認識邏各斯的人）的話，遵守法律，并藉以进一步強調人們更应当听从“邏各斯”。这种思想和他在別处強調遵守法律、認識邏各斯的重要性是一致的。

D114 “如果要理智的說話，就应当用这个人人共有的东西武装起来，就象一座城市用法律武装起来一样，而且还要武装得更强固些，然而人类的一切法律都因那唯一的神的法律而存在，神的法律从心所欲地支配着，滿足一切也超过一切。”这里的“唯一的神的法律”是什么，是理解这条殘篇的关键。根据上下文和赫拉克里特的整个思想来看，所謂“唯一的神的法律”是指上边“人人共有的东西”，也就是D2中人人应当遵从那人人所共有的“邏各斯”。因为“万物都根据这个‘邏各斯’而产生”（D1），它宰制一切，指导一切，人們頃刻不能离开它（D72）等。D114的意思是說，要有理智地說話，就应当遵守那人人所共有的邏各斯，象城邦必須遵守法律一样，因为邏各斯（即神的法律）比一个城邦的法律更普遍、更有效，城邦的法律也要依靠它才能巩固。这样的理

解是切合赫拉克里特的思想的，也是切合D114的上下文的②。在第二廿里已經說过，赫拉克里特虽有一些宗教观念的杂质，但是，他所說的神并非超乎物質世界之外、主宰人的命运、有意志的神，更不是贵族奴隶主所維持的神。赫拉克里特是坚决反对这种宗教迷信的。因此不能象張剛、呂虻那样，把D114中的“唯一的神的法律”，当作“氏族贵族意志被神化了”的“‘神制定’的习惯法”，更不能把D33中的“唯一的人”，理解为宗教意义的“神的别名”。

既然不能肯定D33和D114中所說的法律是贵族奴隶主的法律，也就不能认为赫拉克里特在D44中的“为法律而战斗”的呼吁，是呼吁人們去保卫贵族奴隶主的法律。D44 “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象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这句话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赫拉克里特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看他所保卫的法律是什么。从世界观上看赫拉克里特坚决反对贵族奴隶主的世界观，从政治上看，他一生所反对的政治，主要应当是波斯和它所扶植的贵族奴隶主的統治，因此，我們可以說，他所維持的就是波斯人占領爱非斯城前夕亚里斯塔卡斯在此立的有民主傾向的法律，或一般的民主政治城

① D33中“唯一的人”原之是 $\epsilon\nu\acute{\alpha}\varsigma$ ，“一个”的意思。所指的不一定是“唯一的人”的专称。D33和D32同摘自亚里山大的克里門特著作中的一个地方，二者前后相接，但既便把D33中的 $\epsilon\nu\acute{\alpha}\varsigma$ 解釋为D32中“唯一智慧的人”，也得不出这唯一的人就是贵族的結論。参看里布古典叢書《希波格拉底第四卷和赫拉克里特》英文版第504—505頁。CIX，第490—491頁 LXV。

② 参看柯尔克：《赫拉克里特宇宙論殘篇》。劍橋1954年英文版，第48—56頁。

邦的法律。这点还可以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说明，赫拉克里特呼吁人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和为城垣而战斗一样，把维护法律和城邦结合起来，也正是反映在波斯占领的情况下，希腊城邦的独立是和恢复奴隶主民主政治分不开的这一历史情况的。因为当时波斯所占领的地方，民主政治就被推翻，而反波斯起义的胜利，民主政治就恢复了。赫拉克里特呼吁为城邦而战斗，为法律而战斗，反映了当时爱国的和民主的进步要求，反映了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的愿望。因此，他所维护、并为之而战斗的法律，应当是民主派的法律。

总的说来，在政治立场上可以认为赫拉克里特反对的政治、法律、风俗主要是波斯异族和卖国的贵族奴隶主的统治，而他所呼吁的是要反抗波斯的侵略，反抗贵族奴隶主的统治，为争取独立的和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城邦而战斗。这种立场是进步的，是服务于当时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起义斗争的。但是，我们也不排斥赫拉克里特对人民的起义斗争有某些不满。因为，在整个这段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错在一起的历史时期，赫拉克里特都是隐居着，并没有参加实际活动，或者说没有参加重大的实际活动。他远远地离开人民群众，并且把人民群众和少数“优秀的人”对立起来。所有这些都说明，他在政治上的不坚定。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为当时的社会进步、阶级斗争作了巨大的积极贡献。而作为一个王室家族出身、向奴隶主民主派转化的奴隶主，他脱离人民群众，轻视人民群众，脱离实际斗争，这就使他的实际活动落后于当时的社会进步要求了。他的光辉的思想里夹杂的那些瑕疵，除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以外，也正是由于他的阶级立场的不彻底性所带来的。这种矛盾是存在的，也是不应当为他掩盖的，但是他的整个思想的进步性，并不因此而被否定。在这个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时期，赫

拉克里特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希腊进步思想家，也正是由于他是一个进步思想家，他才能够第一次把“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明白地表述出来：万物有在着，同时又不存在着，因为万物皆在流动着，万物皆在经常变化着，万物皆在不断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中”^①。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在政治上维护反动贵族奴隶主统治的人，能象赫拉克里特那样敏锐、机智而激烈地抨击贵族奴隶主的世界观，在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刻，能象他那样大力宣扬一种与贵族奴隶主统治者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事实上，藉以肯定赫拉克里特的政治立场是贵族奴隶主立场的那些根据也是不充分的。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阶级性，和他对当时某些具体政治事件以及他的某些政治观点发生矛盾的情况是有的，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在总的阶级倾向上，二者更多地是一致的。因此，既不能因为二者通常是一致的，就忽略了它们可能发生矛盾的个别情况；更不能因为二者可能发生矛盾，就忽略了它们的一致性的通常情况。重要的是严肃地进行具体分析，找出二者的一致或矛盾之点及其原因，并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益的，也是哲学史工作者应当作的。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页。